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Y8
1873
v.67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六

宋建安袁樞編輯
明太倉張溥論正

龐勛之亂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衞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

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帳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爲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

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當時本以
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爲亂階
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隷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
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三千人
守徐州餘皆分隷兗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
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
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
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
一切勿問
四年冬十一月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

察府以濠泗隸焉

五年夏五月敕徐州士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九年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愼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鎭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

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
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
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
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
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
思赦其辠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九月龐勛
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
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
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
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葅

臨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鎭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慆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

驚散慆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而止慆悰之弟也
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
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
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
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
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羅網爲天下笑曷若相與
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
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
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翹足可待也
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

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具爲申狀稱勛等違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稱將士自負辠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恟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

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寃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温庭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若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爲甲兵招

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害也逼脇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辠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

會戒元密無傷敕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詗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權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

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計夜賊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以千縑賂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

境縱使西歸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
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
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爲畏已
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
密引兵走陷於荷滄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
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
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
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渡濉水踰山趣彭城其
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
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犇

兖州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刳而挫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衞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卽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卽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

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爲上客重爲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寃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爲都虞候趙可立爲都遊弈使黨與

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鎭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閭溢郛郭旬日閒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爲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爲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

所爲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因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慆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卽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振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爲羣盜

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棹小舟得入慆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

愔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還屯徐城衆心稍安
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
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
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
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
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
渴死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
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
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
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

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

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巳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愔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愔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尸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

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予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龎勛遣其將許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

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遂圍之　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眾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

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　泗州援兵旣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巳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鬭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

聲問或傳已陷譙旣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斤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王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濛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

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奏請節鉞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爲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

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内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衄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皡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龎勛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龎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

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爲前鋒新軍旣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紿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鎭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卽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

楚州救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
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
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
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
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
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慆及將佐皆泣迎
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
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慆令讜帥
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
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卻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令

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卻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檛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

敗官軍蹙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弘立驕惰至敗欲斬之周重爲之說勛曰弘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爲敵報讐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康承訓旣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

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

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等幷其親屬賓客僕妾
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牙李湘手足以示康
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
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眞反者也當掃境
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
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
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
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册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
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
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

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
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
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
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
五尺爲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
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
過入城　龐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
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
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案而受之時魏博屢
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龐勛夜

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毁其城栅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栅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

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

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
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躡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
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
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
屯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衆三千自備資
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
軍圍下邳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六月馬舉
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
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
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

寨賊入固守壘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人平其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 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

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爲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爲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蘄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玫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汾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爲但禱神飯僧而已　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

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躡其將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　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

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
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
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皐夜
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
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　九月丁巳張儒
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
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
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
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
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

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旣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

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沖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將濟水李兖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故縣西

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爲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迥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迥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慆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

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
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賜和州
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
十一年夏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
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　五
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　六月丙午太子少
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
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
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
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嚮因攻守結釁已深宜

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爲團練使割隸淮南　冬十一月丁卯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張溥曰龎勛因徐州戍卒剽掠稱亂此與秦時驪山徒縱行豐西澤中漁陽適戍至大澤鄉謀舉衆稱公子者何異然許佶輩故羣盜勛一小吏爲所挾持徐兵久戍桂州六年不代怨望思歸激而一決無論沛公大度非彼所期即攘攘求闘卒衆擅歸圖見妻子亦何嘗有陳勝吳廣之志哉令狐綯以宰相出鎮淮南當勛等東下

時令聽李湘言殲之高郵亂可立止迺縱之渡
淮陷宿州破彭城囚崔彥曾要天子節鉞禍始
烈矣綯所見不出境內亂兵紛馳幸無擾城郭
即可謝天子告無罪抑思大臣慮四方數千里
外有赴愬患難叩關不寧者號令鈇鉞得專制
之賊至境不能討反逸之使禍鄰國此去身為
盜者幾何也辛讜擊劍尚俠年五十罷居揚州
未嘗有茅土之責一將之任聞泗城危迫身貫
賊柵趨見杜慆願與同死犯圍請救迎糧濟師
凡往來者十二泗州得全當龐勛據徐城分兵

四出所急爭者唯泗蓋江淮之衝用武之首也
安慶緒之亂尹子奇專攻睢陽張巡許遠以死
守大小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身雖死而賊
亦困杜慆以孤城捍勛勛之精銳悉集於泗辛
讜奮身出入泗完而賊旋受誅雖時望救有幸
有不幸讜能得之於郭厚本張存誠南霽雲不
能得之於賀蘭進明要彼忠烈蓋齊致矣康承
訓奉命討賊奏乞朱邪赤心自隨戰勝之本自
得人始銀刀雖橫豈能敵沙陀哉主弘立殺戴
可師於淮口氣矜之隆遇赤心騎兵三萬人俱

縻碎張玄稔初脅從勛繼謀歸國青旌一立徐州遂平承訓善將又能用盜龐勛父子亦何能爲彼唯狎慕藩鎭謂節度可以攘臂得也朝廷怒不肯赦橫尸路隅猶恨死晩天子貴威斷戒姑息懿宗行之尚克有濟君子益傷德宗矣崔彥曾不善撫循怨怒召亂徐卒至符離諸將請發兵先擊元密陷死荷湣世尤其失策然賊埶已成卽不擊聽其至徐州內城必潰將帥必辱彼亂積感通三年之秋適當彥曾而發斯亦足戒役非其民使非其時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七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回鶻叛服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默啜恃勝不設備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

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

二十七年秋七月登利從叔判闕特勒攻殺登利立毗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　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義王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

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爲白眉可汗於是
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會回紇
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
裴羅自立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
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
於烏德犍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
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爲先
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回紇斥
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
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肅宗至德元載安祿山之反也回紇可汗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　十一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

二載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宴勞賜賚惟其所欲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大軍入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二事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十一月己丑以回紇葉護爲司

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乾元元年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
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殿中監漢
中王瑀爲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
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
爲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
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
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
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
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

歸者唐與諸國爲昏皆以宗室女爲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册命耶可汗改容起受册命明日立公主爲可敦舉國皆喜　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二年春三月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犇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　夏四月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爲登里可汗回

紇欲以寧國公主爲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爲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爲之𠢐面而哭 秋八月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寶應元年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已爲朝義所誘有輕唐之志上遣僕固懷恩往見之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

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囘紇將車鼻曰唐
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
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爲元帥安有中國儲
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
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琚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
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琚少華一夕而死　戊辰諸
軍發陜州僕固懷恩與囘紇左殺爲前鋒囘紇入東
京肆行殺掠詳見安史之亂
代宗廣德元年春閏正月己酉夜有囘紇十五人犯
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　囘紇登里可汗

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七月册回紇可汗爲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爲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大歷三年回紇可敦卒秋七月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爲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柰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久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慚厚禮而歸之

四年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爲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

部郎中虞鄉董晉爲判官　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
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
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
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
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
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
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
拜旣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
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

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　秋七月癸丑回紇又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說乘它馬而去弗敢爭

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八月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爲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

倅爲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十年冬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十三年春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因大掠坊市　秋七月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鎭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

十四年秋七月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僞

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暴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

德宗建中元年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爲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

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牛馬數
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
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
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幷九姓胡二千人自
立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
俱入見願爲藩臣垂髮不翦以待冊命夏六月乙卯
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秋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突董
等九百餘人突董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
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

共爲公私之患上卽位命突董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宅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禾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衆彊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爲新可汗所誅多道亡突董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陜州之辱寶應元年德宗爲元帥時見回紇於陜州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彊者羣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孼子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國未定彼

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爲禮突董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幷羣胡盡殺之聚爲京觀獨留一胡使歸國爲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上徵光晟爲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上爲之貶光晟爲睦王傅以慰其意

三年　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

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干伽斯等迎之頡干伽斯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絹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夏五月己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四年　兩河之用兵也王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爲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

興元元年夏五月乙亥李抱眞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回紇達干見朱滔請戰回紇敗走（事見藩鎮連兵）

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

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社稷大計臣
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
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
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
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
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
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
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
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耶上曰然韋少華等
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

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

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
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
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
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
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
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
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陜富於春秋
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
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
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

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宅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

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
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爲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
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
臣以爲回紇不足怨曏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
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夫何辠乎吐蕃
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
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
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
此爲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
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

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

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
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
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
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
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
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
爲最彊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
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九月癸亥遣回紇
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
五萬匹

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爲回鶻許之　庚子册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　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爲送咸安公主兼册回鶻可汗使

五年冬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册命其子爲登里羅沒密施俱祿忠貞毗

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伽斯將兵救之

六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弑忠貞而自立其大相頡于伽斯西擊吐蕃未還　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簒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年十五　回鶻頡干伽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

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　六月頡干伽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多頡干伽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　秋頡干伽斯悉舉國兵數萬召楊襲古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伽斯紿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還朝既而留不遣竟殺之

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爲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壟而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　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七年春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鋋册回鶻奉誠可
汗

十一年夏四月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
骨咄祿爲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辯慧有勇略自
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爲可
汗冒姓藥葛羅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
孫幼穉者皆內之闕庭　五月庚寅遣祕書監張薦
册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爲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
祿毗伽懷信可汗

順宗永貞元年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杲

臨弔冊其嗣爲騰里埜合俱錄毗伽可汗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三年春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於回鶻　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　夏五月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鸊鵜泉邊軍戒嚴

九年春二月李吉甫奏請復置宥州以備回鶻上從

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爲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脩城塹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磧路無備更脩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儻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三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十二年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十五年　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穆宗長慶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嗣君爲登囉羽錄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

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二年　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以兵從朝議以爲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卻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三月甲寅始還

四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寶歷元年春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

可汗

文宗太和六年春三月回鶻昭禮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開成四年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囉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廅馺特勒爲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卽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乾元中爲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爲黠戛斯所敗詈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可汗立廅馺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廅馺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馺職

特勒厖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犇
安西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
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
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
逼西城亙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
不安詔振武軍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
武宗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
希特勒爲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　秋八月天德軍
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
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爲

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嗢沒
斯等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年等所請擊之便上
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
屢建大功今爲隣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
天子無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鎭
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
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
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
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
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

不爲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俟徵諸道大兵討之豈
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
使察回鶻情僞未還上問德裕曰嗢沒斯等請降可
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
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嗢
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
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
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況嗢
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
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

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鈔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　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噉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

乃許以穀二萬斛振之　冬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旣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詣嗢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嗢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初黠戛斯旣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　十二月庚辰制

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振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爲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鄘之子也　二月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

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
借餘當應接處置　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
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澈
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
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
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旣而可汗屢侵擾邊境
縝竟不行　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
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幷僕固殺之那頡啜收
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
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

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爲那頡所部爲可汗遣來宜
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宻詔劉沔仲
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
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
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　壬午
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埜戰短於攻城
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不利
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
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
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宜詔

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誠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爲反間且欲奬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囘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　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爲禆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　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

長官賞有差賜其部眾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眾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衆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庭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

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温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嗢沒斯所部為歸義軍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秋七月嗢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　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杷頭烽北朝廷屢遣使諭

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爲那頡啜屯於
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
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
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回鶻待
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　八月可汗帥衆過
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
鬬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
皆挈家入山避之　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
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　丁丑賜嗢
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

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
順爲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
書諭以自彼國爲紇吃斯所破來投邊境撫納無所
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
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
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己
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
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干伽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
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
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

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退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事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　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

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
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
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
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　九月以劉沔兼
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
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
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
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
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
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

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

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

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

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
冬十月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
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
得達或爲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
得又言將從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
庭達靼等五部落　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
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　上遣使
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略曰先朝
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
回鶻所爲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

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詞 十二月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氈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

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上從之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

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

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辜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衞將軍堅昆都督迄於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

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
汗旣與爲怨須盡殲夷黨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
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
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
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
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
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
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
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
據滹沱河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

三萬餘人皆散隷諸道　六月黠戛斯可汗遣將軍
溫仵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
使行册命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
回宣諭河北三鎭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
四年春三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
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
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
振武天德四鎭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册命並依
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内亂議復河湟
四鎭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之先備

器械糗糧及詷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　秋九月李德裕奏幽州奏事官言詗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五年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爲冊黠戛斯可汗使　五月冊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

汗

六年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爲可汗　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爲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宣宗大中元年春二月庚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　夏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　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爲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二年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及張仲武

大破奚衆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衆爲七七姓共分之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竄山谷鈔盜諸胡其別部龐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十年春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爲婚姻稱

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屬奸
臣當軸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庬歷今爲可汗尚
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冬十月上遣使
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
貢　十一月辛亥冊拜爲嗢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
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衞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爲黑車子
所塞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懿宗咸通四年秋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
求經籍及每年遣使奏馬請歷又欲討回鶻使安西

以來悉歸唐不許

七年冬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歷日

僖宗乾符元年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郗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爲吐谷渾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張溥曰回紇故元魏時高車部也部落十有五種突厥貧其財力雄北荒既處羅可汗攻脇鐵勒坑其渠家數百回紇遁居娑陵逮默啜破敗

突厥衰微回紇懷仁盡有古匈奴地夷狄廢興彼此以時強力惡可久恃哉安史寇亂兩都陷沒肅宗即位靈武獨倚朔方軍孤危不保懷仁遣其太子葉護助國討逆香積列陳鐵騎奏功新店疾戰黃埃矢發西京東京以次蕩定迹其功賞勞被社稷未可與始畢助高祖同日論也然大掠三日從欲無厭黷而不止國何以堪代宗當陽懷仁已死登里無信時負盟約史朝義僕固懷恩屢相誑誘舉衆入寇雖劉清潭揚廣平之威郭子儀著大人之信虜心內動反爲我

用而鞭撻使臣殘毀州境罪已過浮彼犬羊之性見利則颺急難不肯盡死安樂難與同功中國無援迫而與親卽獲數勝不免後憂小逆犯朱雀門大逆犯長安其無忌者素也德宗新立登里欲乘喪進兵頓莫賀力諫不從遂殺之而自立此在彼國爲逆在唐室爲忠天子不念其德反縱張光晟殺其使者九百餘人曲在中國彼不敢怒李泌勸許和親誠以大功宜錄小忿可捐逆釁未彰順節當勸釋回紇而討吐蕃復讎之義柔遠之仁二者咸盡厥後李德裕相武

宗招徠嗢沒斯以逼烏介冊命黠戛斯以靖回鶻貳而執之服而舍之策不外是蓋不窮人於險則荒狄感慕使彼自爲鬭則中原不勞善用夷狄遠昭聖武即太宗平突厥破薛延陀亦然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七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